

第13期
2023年

詩
刊

每月诗星 /47

- 愿望····· 胡正刚
立于叙述之上的诗学····· 苗霞

诗学广场 /53

- 《新时代诗库》研讨小辑（续）
以诗歌重构江南····· 吴辰
军旅、时代与诗的遇合····· 午言
现代都市社会的劳动诗人····· 温雅红

国际诗坛 /61

- 玛丽亚·罗萨·洛霍诗选····· [阿根廷]玛丽亚·罗萨·洛霍/天乐火尹译
-

短歌 /66

- 傅查新昌 魏红花 华石 李晃 李世许 曹小航 包国军
葛诗谦 于海棠 碧碧 竹雪芹 江映烛 徐祯霞

当代诗词 /73

- 诗词翰墨
早春二月重庆东水门桥下观长江····· 高庆春
本期聚焦
汪涌豪诗选····· 汪涌豪
“倡今”“容变”与“知古”“求正”····· 汪涌豪
诗林撷英
陶武先 赵润田 沈火武 徐长法 曹初阳 璐雨诗 布凤华
阎兆万 王之盈 俞评 赵俊超 潘丽芙 金聚泰 黄远巡

国际诗坛



[诗人简介] 玛丽亚·罗萨·洛霍 (Maria Rosa Lojo)，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文学学者、大学教授。1954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拉美“新历史主义”小说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她出版有《等待绿色黎明》《眼之丛林》《这大地的新芽》等 6 部诗集，有广受欢迎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多种，其中包括《游牧民的激情》《菲尼斯特雷》《家谱》《我们都曾是儿女》《雷科莱塔区故事》《对我们的历史不寻常的爱》《发光的身体》等。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自她在 1984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获得诗歌一等奖以来，她一生收获了众多荣誉。近期获得的重要奖项有 2018 年度阿根廷作协终身成就奖，该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是博尔赫斯 (1944)，2020 年度阿根廷诗歌基金终身成就奖。2022 年她成为在西班牙本土的皇家加利西亚学院院士。

玛丽亚·罗萨·洛霍诗选

[阿根廷] 玛丽亚·罗萨·洛霍 / 天乐火尹译

吸血鬼的脆弱

有时候我们捕猎吸血鬼。它们并非如传说或寓意故事中宣扬的那样邪恶、令人厌恶。他们也不伪装成人形去咬漂亮女人的脖子以羞辱所有世间男人来获得快乐。它们似乎并不强壮，也不用嘴唇亲吻或用尖牙攻

击。相反，它们脆弱得如同蛛网，细小得像是萤火虫。

想要捉住它们，你得赤身裸体地待在暗中，用一张苍白激烈的网张在空无处等着。你皮肤或眼睛或牙齿的白灿，网上反射的粼粼月光，会闪得它们晕头转向。你丝缕不着的身体的味道会引导它们过来，你那猎人

的异想天开会 在炽热的沉默里抱住它们。
这样就很容易在你的指尖之间捉住这些吸血鬼，捕杀它们或关它们到透明的烧瓶里去。
有些人把它们藏在毛茸茸的体毛里，另外一些人把它们溶解在罂粟汁中，这样他们的梦的价值就会超越那些枯萎日子的贫乏。

还有些人变成了吸血鬼：有着难以想象之美的生灵，新猎手们期待中的牺牲品，它们发出夜光的身体像一盏盏灯。

透 明

每天黄昏时分，那女人都坐在她家的宅院天井里。每个陪伴她的人都会看到她的身体怎样随着阴影即时地变得透明。首先会出现一幅血管和内脏的地形图，而后，是更深处，一座空骨的村庄，风翻腾穿行其中，像一阵音乐的悸动。

那女人微笑着，在初降的夜幕中举起一只胳膊。再过几分钟，被远处的歌声照亮的骨之夺目光彩就要消逝，皮肤就要遮没血的颜色。

当一切结束，她把椅子留在屋檐下，返身回到厨房，带着关于世界的透明之秘密。

不渝的爱

我知你手会自地底显现，予我以支撑——它会形似根，带着不为败坏所动的结。我知你手会蜷曲成洞，允我休憩。我知它会握紧、举起，让我凭它对抗对天空的恐惧。我知静夜会磨它如镜，映照我的生命，

以使我在梦中能看见自己。

我知你灰白无血色的手会意义彰显，会跳动如你的心，坚持不渝达九个月来长育我。

我知它会画出庇护所的最后圈防线，它会把我放下在那火焰戒指的中心。

所有吹落暗夜的风都不足以将它解开。

小 火

在一个传统、平常之地，那女人有簇小火，用途多种多样。

她用它拼命吃。

她用它竭力活。

她用它的红绸裹藏住男人的力量。

她用它诞生出新生命。

她用它来大笑，当夜晚明媚。

那女人已死，像所有太老的动物。她被埋葬在一块小小田野里，那儿马群睡在暗无星光的天空下。

但是有一簇小火飞过沉睡马群之夜。

人们说那是精神的悲伤之光。

人们说它也许是那女人的灵魂。

但只有那簇小火，来自平常之地、强似灵魂的小火，它照亮，它启示。

龙

夜复一夜，一个无声的脚手架在房屋里被搭起。居民们遗留下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衣服和粗陋鞋袜，走去遍览一座座他们未曾见过的城市。他们用一中断传说之织工织出的被单捆绑墙壁，将自己悬挂在边缘，燃烧

的热情火焰仿佛一只只龙头。

早晨，房屋檐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能只有闪电的影子划过卧室窗玻璃的斜面。居民们穿着人类之形通过前门离开，但是在西装内袋里，在他们制服的接缝处，在报告和铅笔之下，一片片龙鳞在顽强、耀眼地生长。

魔幻之爱

魔幻之爱——他们说——是一道光亮的咒语，经由目力传递，然后迅速扩展到身体的所有感官，它们此前已被感觉迟钝和悲惨生活所驯化。

魔幻之爱可能有异教天使之形、不忠的吉普赛女人之形，或狂热的错误天命之形。它令人目眩神迷、沉醉淫逸，它信奉冥顽不化和越轨过量。当那爱人从其中解脱出来，不再有任何东西被留下，这样他就可以去过那些从未受过任何诅咒和将眼睛置于危险中的人所过的端庄得体的生活。

那些因它而成的被弃之人没有能力抛弃他们的坏习惯，他们在黑暗天使的身形里将再也不会快乐，圣约翰之火曾燃烧那黑天使，而高奏凯歌的魔幻之爱纵身跃过燃烧的火炭。

奎马达

奎马达是由酒精、水果、蜂蜜酿制成的饮料酒，它燃烧在第一个冬夜，以便让永生之火能够进入人类的血管，用它的永恒邪恶和发散性的力量保护人类免于悲惨的无常灾祸。

人非法地使用配方，因为它是地狱专利，靠施诡计和偷窃得来。但是由于撒旦游走在所有法律的边缘，上帝也性喜以种种小挫败来娱乐自己，因而没有凡人曾经或将会因这蓝色火苗而受惩罚，它在房间里的所有灯火都熄灭后被燃起。恶魔之火的种子随即在火泥罐中开始生长，然后流进被举起的只只小酒杯中。

它那燃烧的甜美净化人们，使人免受噩梦、无用激情、对他人的嫉妒之侵扰。它醉人的效果一直持续到天亮后，改变着语词的字面意义，扭转恭顺脚步的方向。喝下它的人们随后将自己洗过、熨平的阴影送去工作的路旁，在松树之巅它们闪闪发光，像磷火悬浮、不可战胜。

上帝的眼睛

上帝的眼睛长在洞里，像在雨水的湿度下生长的蘑菇。它们看起来未经栽培、杂乱无章、满地疯长，不时地被小动物、捉小蜥蜴的孩童吞吃。

每只眼睛都是一个对着光才能被看见的小字世界。但是没有人停下来看它，于是关于一整个宇宙的高密、精微设计就带着苦甜的味道和激起不安、忧郁的黏稠，消失在了狗牙之下、孩童的齿间。

人们说，那些在葬礼上吠叫的流浪狗、暴躁的男人、不育的妇女，他们都吃了上帝的眼睛，如今缓步跋涉在生命的边缘，盲目地心怀遗恨、悲伤不已，因为他们曾经拥有，但却遗落了，世界那最隐秘的光源。

遗失的铃

小时候，我有一只有魔力的铃。
它小巧、青铜制造，是个玩具，但真的叮铃一个不休。
风雪天我不得不将它藏在床底下。
“别移动它，别吵醒雷霆，别引来闪电，别呼唤风暴”，
他们告诉我。
在沉默中，我将它放进盒子，棉团中。
驯服的秩序和世界的秩序有赖于我
“一个等同于另一个，一个在另一个中，依据相同的法则”。
夜变为日。
梦攀爬，像潮气爬上屋中墙壁
除了睡觉、阅读，再无他事可做。
“在毯子下面，在靠垫当中，
一本书对我耳语着
令人惊奇的故事。”
远离风暴，它用淡淡的、清澈的
永远也不会变为咆哮的声音歌唱
因为我的铃仍隐居在它的小小囚室里。
当我长大，我不再相信魔铃。
我遗失了盒子，遗失了我童年的家，遗失了
铃在何处的记忆
它在顺从的沉默中长久沉睡。

然而，现在我找寻它。
我想要奇迹的风暴来改变一个千差万错的世界之秩序。
我想要瓦解这时代和世界环境氛围的种种
症候。
我想要以愤怒和正义的铜鼓擂响天堂的大门

命令闪电，召唤雷霆
这样它们或许会撕裂层云的天空里梦的毛毯
带来令正义欣悦的好消息。

是的，我正在找寻它，
既然鲜血、汗水、眼泪
既然所有的祈求、受难、死亡
始终徒劳无用。

透明的潘帕斯草原

生命，在草原上，是一束松散的线。
一片阴影像菊花飞过，不再长久逗留于
任何一地。
在这土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期待
房子脆弱如纸牌城堡
上帝的声音听来扭曲、遥远
仿佛来自一台至为老旧的留声机，
或用无法破译的语言传递信息的电台之声。
风亦抹去那声音。
风瞬间抹去播种之地和收割之地上
所有沉淀的记忆，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仿佛在这个牛之国度和谷之土地上什么也不
曾发生，
这个由乞讨儿童军队守护着海岸城市的国家。

然而，当夜晚到来，落日消融，从世界走失
潘帕斯草原变得透亮如窗玻璃。
无用的盔甲和锈蚀的宝剑
显露出自己，
脚在银子的不实之路上误入歧途，
马驹皮的靴子、带荆棘齿轮的拿撒勒人马刺

来复枪、长矛、卡宾枪
画着太阳和月亮的毛毡，
集权主义—蓝制服和联邦主义—红斗篷，
无政府主义者和土匪，殉道的小圣徒。

在永眠里无人入睡。

那些在任何地方都无人看见他们死去的人
前来寻找他们的名字和墓穴。
美丽的无眠者发光，在从夜的中央
掘出的水晶盒里。
光灵或鬼火，有人这样叫他们。
他们列队巡行于潘帕斯草原。
他们托着自己点燃的骨头像擎着还愿的火烛。

一俟黎明到来他们消失无踪。
他们消失仿佛从未曾存在过。
在那一时刻潘帕斯草原涌流向天空。
在那一时刻天空是万丈深渊，吞噬了所有的
草和连绵的空间。
而后我穿过蓝色大地的表土。
目眩神迷于它浓烈的清澈
天空是颤动的光点织成的白炽布匹。
这些光点——死者无眼睑的眼
倒映着空中穹隆上他们焚毁了的瞳孔的眼
无人看见、无人记得的眼，
是它们造出了照亮我们的光。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24:35

那些话语是什么，它们由什么造就？
星座废去，它们溶毁如任雨水冲洗的海螺壳

石碑，
太阳们废去，像废旧耗尽的电力工厂。
恐龙、美人鱼、龙、冰川、独眼巨人废去：
幻象之尘、骨之尘、替代物是一座巨大的
废墟。

然而那些话语允诺持存
当图书馆变作树木灰烬，再无一丝墨迹，
当所有人的喉咙已然是地底锈透的残弦，
当行星在真空中旋转如冰封的剧场，再无
声音，
也无喝彩，
没有了对一出久远前已完结戏剧的任何记忆。

那些动词会如种子落进干枯的大地吗？
它们会创造出被判定不当做梦和超越的另外
的森林、另外的河流、另外的动物吗？
它们会复活死者吗，像某人归来从黑胶唱片
的沟槽里拽出一段已被遗忘的旋律？
这被擦涂和修剪所玷污的
不完整生命草稿会被辉煌文字书写得
洁净、自由、清晰醒目吗？

然而我的脏腑、我的身体、我的渴望，皆不
顺从于我，
顽固地继续于对基督微不足道的模仿。
在闪烁的屏幕上，写下话语，所以它们不
会废去。
仿佛它们注定要比世界活得长久，
仿佛死者会在无法想象的图书馆里阅读它们，
仿佛它们撑住了一个毁弃宇宙隐藏的构架
将要去重生和繁殖。

责任编辑 赵志方